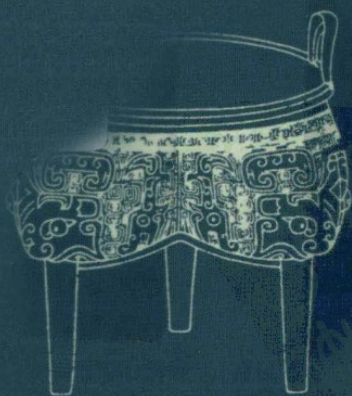


景璧集

下
冊

〔明〕李光縉 撰



八閩文獻叢刊

景璧集(下冊)



海峽出版發行集團
THE STRAITS PUBLISHERS & DISTRIBUTORS GROUP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景璧集/(明)李光縉撰;曾祥波點校. —福州:
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12. 2
(八閩文獻叢刊)
ISBN 978-7-211-06130-3

I. ①景... II. ①李... ②曾... III. ①古籍—
匯編—中國—明代 IV. ①Z424. 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66813 號

景璧集(上下)

(八閩文獻叢刊)

作 者: (明)李光縉 撰 曾祥波 點校

特約編輯: 陳叔侗

責任編輯: 林 頂

出版發行: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電 話: 0591-87533169(發行部)

網 址: <http://www.fjpph.com>

電子郵箱: fjpph7211@126.com

微 博: <http://weibo.com/fjpph>

地 址: 福州市東水路 76 號

郵政編碼: 350001

經 銷: 福建新華發行(集團)有限責任公司

印 刷: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務有限公司

地 址: 福州市銅盤路 278 號

郵政編碼: 350003

開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張: 31.25

插 頁: 8

字 數: 744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版

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數: 1-1000

書 號: ISBN 978-7-211-06130-3

定 價: 108.00 元(全二冊)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直接向承印廠調換
版權所有,翻印必究

景壁集卷十一

贊

帝君像記並贊

萬山第一之峯，舊爲青帝行宮。萬曆丁未歲，殿宇傾圯，信士詹仰成募緣鼎建，規畫一新。中爲正殿，以祠青帝。旁開兩堂，東偏爲震方，籌當子午，位揖南離，文明徵矣。議以弘文帝君居之。乃諏己酉年正月十四日午時吉，塑像啓土，天開地符，時至事起。李光縉謀之，詹仰成、許于國實造始云。按《星志》：內階六星，居紫微垣左，躔文昌東北北斗魁之上，所稱爲天皇幸文館之內階也。弘文帝君帝正其神，世誤傳爲文昌君、梓潼君，皆非所以尊帝。帝所掌天下桂籍，司文章之命。世間文人才士，摘華振藻，騰茂蜚英，帝靈式之。帝鶉首其居，景見于壁，權贊乎東，祠帝于青帝之左，位正當矣。贊曰：

巍巍青府，帝翊其真。蒼精赤曜，玉魄金神。朱鶉啟座，參首會閭。在天見象，化成于人。籍開軸動，天際龍津。出日入月，光翼紫宸。

魁星贊

綯彼七星，爲樞與衡。璇璣參權，揚光搖精。魁象天麓，二曜齊明。人文之責，掇錦擢英。杓携龍首，厥躔會庚。北斗昂望，帝闕特旌。

朱衣贊

手持龍籍，身衣朱衣。居帝之傍，秉文之機。空中暗，功贊紫微。先其首肯，日月是依。

秉翰贊

中書之令，宸簡之司。居帝左右，給札龍池。玉毫在手，錦繡雲披。濡墨染翰，珪璋明時。

秉軸贊

帝開龍軸，于垣之東。軸中日月，手代其工。明明天榜，秉此至公。昭揭天下，聲達帝聰。

張仙翁像贊

惟張仲兮孝友，兆懸弧之是有。長弓挾左，彈丸脫右。昔有玉局，今來窺牖。何以迓之，珠弄于程君

之手。載摘之辭，載酌之酒，秀峯兮崧高，信吾言之不朽。

畫鯉贊有引

王閒齋先生貢澤宮。有以畫鯉遺者，先生時掛之精舍中，見其鼓鬐揚翅，有乘霧化龍之狀，以授紫南先生。嘉靖庚子，先生果領賢書，今花甲周天矣。逢年更新，祖武可接。長君士興，其仲氏士章，季氏士明，與其子孺璞並斌斌爲世知名，登龍攀鱗，此其一時也。余是以見其懸鯉，聳然異之。乃贊曰：

龍門之下水彌彌，玄駒化龍不可知。青身無鱗成赤字，三十六鱗鱗最奇。繇來蹄涔非容尺，池中水畜不多時。歲逢庚子秋浪湧，雷奔水擊曝腮期。大魚數千上不得，點額頭頭誰者螭？莫是洛游修三丈，直取天池最上坻。生角有翼騰化去，呼吸風雷任所之。

井鷄贊有引

友人王觀甫君家有養鷄，溺于井，連十四日夕，忽鷄首露水上，救之，復甦，雄鳴如故。事見王君《井鷄傳》中。余瑞而異之。夫非獨鷄異也，其井亦神井云。余按《易》卦，鷄巽象也。巽乎水而上，水爲井于巽，井鷄之名有取焉。《天文志》：南方之初宿曰井。東井八星，主水事。又爲鷄首，爲鳥注，爲羽翮，爲喙，爲尾，有朱鳥象。《禽經》云：朱鳥者，赤鳳也。亦名丹鷄。《春秋運斗樞》曰：玉衡星精散爲鷄，合有井鷄之義。王君名異鷄，適與此符。《玄中記》所云「天鷄」是也。子丑天開，桃都日照，天鷄即鳴，天下

鷄皆隨之。余是以繹其名，爲之贊。贊曰：

祝祝天鷄，起于東井。上參首昂，文明之徵。舊井無之，杜鄴所興。朱冠莪莪，金距稜稜。恒窓作語，芥羽排膺。自尾不斷，得勢者凌。兼姿五德，終當奮灑。十日反走，于天翰登，曙光一唱，湛露斯承。

潘士雅得龜贊

神龜千歲，乃遊芳蓮。主人得龜，莫紀其年。益自外來，降于上天。主人顧之，延頸而前。首大不縮，尾矜于肩。文明之瑞，毛與時遷。春蒼夏黃，秋白冬玄。分州布卦，點甲周環。畜之孟中，咽若噴淵。伏而不食，操曳翩躚。假我靈兆，吉事百全。主人當此，譽望昭宣。彼主人兮，獻賦入燕。元龜啟行，爲天下先。

自題小景贊六首

題《緇布冠圖》萬曆戊申十月，時年六十。

爾爲我景，我即爾真。緇布其冠，方其履，褒其衣而垂其紳，不媿不褻，不嬉不嗔。黯然欲有所思，尚左而獨立，若無與爲親。一枝天地，書史非貧。少而孤，長而學《易》，年四十、五十而無聞。獨役役于註脚，且悠悠以終身。

題《焚香告天圖》萬曆戊申十月。

謂爾即我，胡同衣冠于宋臣？謂爾非我，若彷彿乎吾真。天無常鑑，心即是神。但衾影之無愧，凜對越之在當身，吾何敢自附于名君子之後塵？彼何人，余何人？此畫史之警我，庶觸目以銘心，而幡然有得于書紳。

題《坐臯圖》萬曆戊午十月，示兒君錄，時年七十。

斯人也，無位而空有其名，無德但自好其身。無人知之，無一人不知。無人用之，無一人不用。是何人耶？人謂文人、名人、高人，而自謂漠然無能之人。或謂之非道不去處之人。

題《遜翁卓立圖》天啟辛酉五月，時年七十有三。

此林藏谷君清漳遠寄之筆也。君自謂：「想中模寫，肖神尤真，不啻面覩。即蘇坡公作《遠景樓記》，不能及之。」余爲之一笑。

君有遠筆，我有遠神。非我在君，孰傳以神？非君在我，孰寫吾真。覩斯像也，儒服文身，正合余意，闐然出塵。舉世混濁，誰是獨醒？龜龍蜿蜒，何頑何靈。鴻冥千仞，卓立亭亭。愧余未逮，遜翁爲隣。如其有之，千秋一人。

題《騎青牛圖》萬曆己未孟冬，時年七十一。

縹縹老人，皓首白眉。有鹿呦呦，遊于深山，食彼周萍，不知何年何始，乘爲此老之龍驤，而騎且安之？聞西昆有桃，垂垂離離。其熟滿枝，將往而啖，盜食天地之奇。而種桃僊子已遣人隨後捧桃而至，即鹿與俱馳。問老人何人？或曰不知。或曰李樹下七十歲初生之嬰兒。青牛白鹿，隨其所宜。而繒繳莫之能施。

題《端姬圖》七十自題並及，時戊午年之十日。

吁嗟乎白頭！我年非高，汝年非低。並是七十，與汝偕隱，德與吾齊。我友天下，汝正中閨。我子汝子，甘苦同薺。侶我清風，聲與我並馳南北東西。師我友我，人人聞爲李衷一之妻。

莊華東先生像贊有序

余識公叔子戶部君于蘇紫溪先生之門，相見驩甚，遂締交焉。其後因以識公，公修儀哲貌，隆準美鬚，舉止雍雅，爲文學有聲，以《詩》、《禮》二經分授四子。戶部君用《禮》起家，未第，而公卒矣。既成進士，主戶部政，未及封公，亦卒。士大夫悲戶部君，並以悲公。公敦倫質行，道在孝慈友恭之間，儀部何匪我公誌之甚詳，述戶部君請銘之言曰：「先人知李宗謙。宗謙亦知先人。稱先人動軌古人，步趨以之。」

有味哉，戶部君之善頌其父也！以儀部君之言爲可信于世，又以余言爲可信于儀部。儀部君附載銘中，彰公之德至矣。戶部君在時，欲得余贊公像，未及請。歿後，公季子文學以銘謁余，曰：「願一言爲先人贊。此余弟意也。」余讀銘而悲之，戶部君真以余爲能知公哉。乃爲贊。贊曰：

惟公知余，惟余知公。步趨古人，篤行則同。爲善于鄉，以文學終。有子登第，未逮綸崇。雖則未封，亦達帝聰。其德則大，其報匪豐。儀部銘之，余言與通。睹公之像，曰惟華東。君子如在，百世其風。

毅峯張長君小像贊有序

先主政公與從吾張先生締莫逆交，不佞及父事先生，而先生之子毅峯君弟畜不佞，兩人驩甚無厭。毅峯好古修文，事親孝，與士信，斲雕返樸，不峻城府，其遠巡退讓，擇地而趨，有質行君子之風。像所肖其貌耳，貌不能像，圖不盡爾也。不佞因而贊之。贊曰：

有木栢格兮，出自西昆之陽，樹于張仲之鄉。貞白鹿兮姿龍虎，虧日月兮凌雪霜。枝葉扶疏，冬夏青蒼。誰徬徨無爲其下，曰從吾先生之郎。逍然其遙，儵然其昂，汎汎乎其若廣，肅肅乎其若莊。不冠亦不纓，黃履與青裳。施巾于髻兮，脫世網于不張。坦腹而嘻兮，如吾意以徜徉。正而襟，端爾拱，亭亭瑟瑟，而柴立乎中央。斯時也，舞白鶴兮天際翔。吹洞簫兮嫋音長。九光芝兮，王者香。千歲桃兮，蟠花昌。君子迓之，臻厥祥。不知者爲赤松子之從，知之者爲如綸如緯，看五大夫之章。毅峯峯上福穰穰。

題楊悔庵像贊

聖主新祚，哲人彙征。公方筮仕，班聯帝京。匪曰新進，世篤忠貞。宗伯、岳伯，爲國老成。公踵其躅，三楊並聲。德器深厚，學問淵泓。從容鎮定，步徙不輕。五更三點，待漏未明。挺然特立，正笏垂紳。趨跽鵷鷺，身依紫宸。天顏咫尺，問此何人。今服庶官，後社稷臣。有道君子，日新又新。

外王母貞節陳孺人像贊

貞節歸外王父江直庵公，二十二歲而孀，子芹山公甫四歲。余母安人其遺腹產也。王父贊故饒雄于鄉里，既蚤世，貞節拊其一男一女，所少者非財，旦夕荼苦，惟藐諸不底成是虞。芹山公爲文學有聲，余先主政婿于江，母封受天子綸恩，貞節持是爲可慊于志也。卒年六十六，于令甲得旌矣。有司卓楔之，竟弗克請。惜哉！光緒小子獨記渺小時，從母歸寧。貞節老而猶績，瘠形澣服，弗澤于容。今睹其遺像良然。孀居之冰玉可睹已。乃爲贊。贊曰：

及格者年，未請者旌。雖則未旌，亦有節貞子。也儒聞，女也夫榮，廁冠紳之列，而享翟帔之盛。孺人樹節而節立，存孤而孤成。迄孫子之繩繩，暨余小子亦不泯其後贏。本淑人內外世澤之宏。千百載其猶芳兮，追《柏舟》而與之平。又何羨于築臺之女懷清！

題跋

讀《尋墳記》

李光縉曰：余讀諸葛賓梅公《尋墳記》，蓋潸然流涕云。余少喪父，不能葬，強而後克葬之。傷哉貧也！幾無以子矣。公宦橐若洗，以垂老之年，尚能捐金竭手足力，尋遠祖數十世已堙之遺塋，而出之荒草叢林之中，豈非至孝哉？仲尼少孤，不識父墓，母死，殯于五父之衢，人以爲慎也，聊曼氏之母知之矣，告而乃合葬于防。聖人所不知，待問而後知之。聖人不以爲諱也。父墓且然，況遠代乎？四尺之封，泫然之涕。聖人哀痛之至情，與吾人何異？吾故知公之有餘恫矣。或曰：「公父祖兩菟裘未營也，公欲窆父而先祖，欲窆祖而先遠祖，先河後海之意，源委不當如是耶？」令公遲數月不捐館，吾見其封若堂矣，今墓木拱可也。而遽奪公年，何哉？

此李師讀先大父賓梅公《記》，有感而作也。葵山祖塋疊遭兵火，遂委荒煙。先祖解綬歸，按《譜》稽穴，披榛窮碣。仁孝所格，遺封頓獲。《記》之作不徒寫悲喜之情已也。先祖厥世二年，李師悉取遺文讀之，見斯《記》而悲。今誦是篇，愴心傷懷，淋漓楮表，更知讀《記》者之有餘恫矣。吾祖其亦慰生死知交於九原也哉。

門人諸葛義謹識

讀《旌義李公傳》

李公，所謂閭巷布衣耳。贊雄郡中，急公捐私，聞于天子，至今紂帝尊賓宴之，可謂難矣。世論公者，或云俠，或云非俠。又欲俎豆公于魯仲連、陶朱公之門，庚左袒之，竊以爲未類。俠莫如翁伯，翁伯不敢「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」，彼直不有其大夫權耳。令如公管墨綬于旁近縣，尊臨其鄉人，勢得行所志。陰賊之心，毗睚之發，何但一楊主椽家？公得以其時三假令，親握事柄，里不聞有得失者，《傳》稱其所至不自潤而多惠績，此于俠何居乎？則何論輕財喜施也。魯仲連辭爵于却秦，范蠡修業于陶居，各遇非其主，有所托而逃，必以例公，非其然矣。令連受爵，非智士也。令公辭位，非順民也。公以贊應縣官急，與欲用于家之意異。崇卑貴賤，惟天子使。故尉可，令亦可。公第不以真令顯乎，使位稱其施，興學去姦，中外爛然。勛與潁川、渤海等爭烈矣。俠乎何有？

讀《謝烈婦傳》

謝季子應祚以夭沒，其妻死之。儀部何匪莪公爲之傳，稱其去婦王貞烈死五十有餘日云。或問于余曰：「今者何文學之妻死矣。謝季子妻又死。兩月蓂莢未盡，雉經者相望。何世烈婦人之多也？豈其聞風慕義者與？」余應之曰：「死生亦大矣。何可倣效爲也。壯夫臨難，忍濡不肯死，爲生故耳。豈以貪生怖死之情，婦人女子而無之。然決而就死者，彼必有植其性，生而與輕塵弱草不同質也。兩貞烈後先爲

其夫以死，人各見其是，豈有傲乎？有所傲而激，則必無所傲而靡矣。吾以爲謝烈婦之難，不在于死，而在于死而有不欲徒死之心也。當季子初沒時，烈婦扃門取帛自縊死矣。令此時而即死，其或出于一時感憤之激，與望風而有好奇之心，或未可知。而貞烈不即死也，再之死則難矣。其死而不得死之痛，備嘗之矣。此非激于好奇者之所能復試也。懸帛之斷，家人急救之，若爲不死之計，而取決于筊之祝曰：「腹有孕，則以身許遺孤。天與我筊三。腹無孕，則以身許季子，天與我筊二。」既擲，果二，貞烈遂死。噫！亦筊二耳。假令筊三而腹無孕，將許之季子乎？將不許之季子乎？又令腹有孕而筊二，將不以其身爲遺孤許乎？我知其必不然矣。死非貞烈之所欲也，貞烈欲其夫有後，而身無死也。彼其就縊而死矣，而天不令死，是堅之也。貞烈故自分其必死，而尚微幸于萬一之覲，或者天未泯季子孤，而未亡人可以完其後，此貞烈願也。至于一亡可異，始不得不賣志逝矣。貞烈非有欲死之心，必依違而不能死，非有不欲徒死之心，必悔恨而不能再死。貞烈以義自裁，非以其筊也，亦非但以其死也。死豈貞烈之得已哉？下宮之難，公孫杵臼欲生而不得生，故死。程嬰欲死而不得死，故生。白以其死而成嬰之生，嬰以其生而成白之死，烈烈丈夫，一生一死，相儕爲之，而始名千古難能之事。貞烈一女流耳，筊三則爲嬰之生，筊二則爲白之死，卒之自引決于一死，無苟且于一生。吾故曰死而有不欲死之心，貞烈之所難也。徒死，非貞烈之所能也。」

讀《蔡共節傳》

共節陳者，蔡華山公配也。年十七，歸華山公。嘉靖乙卯，華山公以文學應省辟，未入棘，病亟，歸卒。時共節年十九，子龍明生甫十月。共節痛哭不絕，欲殉之，有藐諸在，又兩舅姑足依，人多勸止，得不死。間關百阻，撫孤以長。冰玉之操，終身一日，孤今老矣。孫于聲以萬曆乙卯舉于鄉，共節完始令終，沒年八十四，于節可旌，薦紳傳之。先是，蔡有孫貞烈者，于共節爲翁伯母。翁伯歿，貞烈年二十三，有子呱呱，與姑守之。未幾子殤，姑尋沒，貞烈畢喪，遂自經死。事頗與共節類，但貞烈死而共節幸不死耳。貞烈而旌矣，共節能泯泯乎？余讀《共節傳》，蔡又以《貞烈傳》至，故並論之。

李光縉曰：吾與蔡得節烈兩孺人焉。兩孺人皆蚤嫠也，一稱未亡人于嘉靖之壬辰，一稱未亡人于嘉靖之乙卯，相距二十餘年間。芳齡同。子幼姑老同。欲矢志存孤同。初欲死而見以爲未可遽死同。其後以子沒而死，子在而不死，若不同，而要之殉夫之志不轉不卷，終無不同者。死生非所論也，然亦各有難易。貞烈之難，難在一死。當其引繩自經之際，自馮生之人視之，豈不爲難？然一死，其事畢矣。俄頃，英風千古如在，何其易也！共節之易，易在一生，當其忍濡不死之日，自惡死之人視之，豈不謂易？然一不死而萬愁起矣。備嘗險阻。與死爲隣，何其難也！貞烈不幸而子死耳，假令如共節之遭，有可綿蔡氏一綫之緒，何至割裂而遽殞其生。共節亦幸而孤之存耳，假令如貞烈之變，中道有不可知之事，豈終靦忍而空惜此死，故貞烈以不背夫之盟得死爲正，共節以不泯夫之後得不死爲大。但貞烈之死，不死于夫

歿之日，不死于子沒之日，而死于姑之沒三年喪畢之日，夫亡就子，子亡就姑，非殉姑也，乃殉夫也。此權于義之通而正者也。共節之不死，以一生長六齡之孤，以一身衍三世之飈，以九十稱未亡之年，爲妻代夫，爲母代父，其不殉夫也，正殉夫也。此適于義之正而大者也。吾尤以共節爲難。孤立矣，身未必壽。身壽矣，子孫未必賢。共節皆兼有之，且其孫舉乙卯鄉書之年，乃先生父赴省辟瘁死之年，天若豫張其期，而以是酬共節勲者，豈非難哉？人亦有言，烈死易，節守難。如蔡氏貞，雖節烈並稱，可也。即真節于烈之右亦奚不可？令甲：節六十始得旌。況八十、九十乎？噫嘻！共節旌可矣，旌可矣，是在觀風者採之。

讀《蔡烈婦傳》

烈婦，呂一元女，蔡生國裏之妻也。歸蔡生甫六月，蔡生忽遘疾危，烈婦手湯藥，昕夕扶起，籲天請代，而蔡生死。烈婦哭不禁，期以三七之日請殉，及期，朝奠不哭，易吉，告靈柩，辭舅姑，見諸屬戚，從容有禮，縊死于夫柩之左。觀者烈之。金那泰君傳其事。

李宗濂曰：論烈者，當權之夫與後之間，不當論其適之久近與其情之親暱也。夫有後，則立後爲正，而死爲溝經；夫無後，則殉夫爲正，而生爲失節。以此兩者概之中庸，均非正道。烈婦豈非正哉？烈婦以六月夫而死也，假令夫有後而數年死，烈婦必不死，不以暱而死也，夫無後而數日死，烈婦亦必死，不以暱而不死也。烈婦死，爲有其夫而藐諸之無人耳，非爲其暱也。以暱而死，必以非暱不死矣。謂烈婦

拙也者，拙所以爲烈也。謂烈婦怯也者，怯所以爲烈也。《傳》稱烈婦不知書，不習禮，其父兄盡椎魯少文，非有姆訓以閑導之。烈婦生畏約退拙，歸寧見蔡生，猶步縮面赤，怯不敢前。噫！烈婦不拙與怯，不能烈矣。吾觀士君子濶武雄談，稱《詩》《書》，騁泛駕之足，決懸河之口，以爲天下國家事惟縱橫無不如意。一旦臨利害，決死生，則或有縮頸慄肱，甘首鼠而不辭者，此無他，機智開而利害熟，故忍濡生而畏避起也。不爲之爲，曙于有爲。不用之用，矚于有用。果毅出于沉潛，英瑋本于淵懿者，士君子猶然，何況女子也。史紀婦節，自曹大家而外，其以博學曉書詞者，亡幾矣。夏侯令女之截髮剗耳也，孫翊妻之誓謀潛刀也，其初一婉軟婦人耳，閑以帷牆，飾以結檣，中饋無遂，逢人則羞，初亦何常見婦才之有，而至于矢己志、刃夫仇、決勇士之所不能決，籌智士之所不及籌，豈其平居無幽閑貞靜，誨人以容，乃能轟轟至是，故其爲蔡烈婦怯與拙者，乃其不爲怯與拙者乎？婦烈有繇來矣。

《烈女傳》後跋

古今論烈，自《柏舟》而下，班班史冊中，如斷臂、截髮、剗鼻、割耳之倫，不難毀肢體以杜求者。然皆于既儀特之後，從一而不終，計畫無所之。不聞以女曹娥自沉于江，載父屍而出之。彼十四歲女也，其至誠孝感足以泣動神人，乃其屬毛離裏之恩，莫解于心，而罔極于天，其竅猶相屬耳。非如兩髦不識面之人，而但許嫁之已也。駁馬結褵，其儀未施，死而以其身殉之。噫！如烈女者，亦難矣。然萬世之下稱曹孝者，不但以其沿江之號，而亦以其縣長之改葬，與邯鄲子禮之碑文，則冢祠之褒，華袞之贈，亦曷可少